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

開闢

東周

越王句踐

五子漢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殘唐

吳越王錢具美錫

子元璠孫佐侖附

霸佐附

趙

大夫文子禽種

吳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皎  
與附

征虜將軍孫伯陽責

子鄭  
附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  
河附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  
附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子  
烈封附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  
紀附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續  
附

丞相陸伯言遜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  
附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弟  
景附

偏將軍駱公緒統

太子太傅吾孔休祭

右大司馬金子璜琮

父昂亦附

揚武將軍吳景

子膏祺附

吳越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潤州刺史杜騰雲稜

子建恩建子附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左執法吳處仁公約

檢校太師成弘濟及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蕪州刺史曾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丞相曾安成仲達

管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戶部尚書阮結

高費州彥

僕射朱蘊之行先

越州都指揮使屠瓌智

吳越丞相元德珙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美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月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開霸

東周 九一人

越王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

常辛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槜李，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言其子夫差曰：「必切忘越。」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幣起越，欲先與未發，性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之，至會稽之越。王謂范蠡

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鮒曰持滿者與天定  
傾者與人接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  
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請爲臣妻  
爲妾而復以美女寶器間獻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曰  
越以服爲臣而赦之國之利也子胥進諫吳王不聽卒  
赦越罷兵而歸吳既赦越越王歸國乃苦身羨思置膽  
於坐坐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邪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  
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



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義。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蓋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與大夫栢。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蠶。向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股給。絲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下。嘗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祝。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內。之。起承其弊。可克也。自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子。晉。

諫曰臣聞餽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  
爲國患。吳有越廢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  
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王乃私喜。子胥數強  
諫。太宰嚭因譏之。吳王怒。賜子胥錫鏃。以自殺。子胥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

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既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棲吳王於姑蘓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敢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違天乎？且夫君王蚤朝，宴罷，非

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又五世而王無疆立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楚威王怒興兵伐越大破之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而越以此散諸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槌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槌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集怨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

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季漢 凡二人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甌里上，謀取買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搃刀上岸，以手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爲

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都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中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除堅益瀆丞數歲徙盱眙又徙下邳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二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焚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

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卓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詔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卓遂聞大軍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勅温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  
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  
等漢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  
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患矣亦誓衆起兵荊州刺史王  
廠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  
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明日亦咨詣  
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待  
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  
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  
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  
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

者恐兵相蹈襲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鬪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得免茂因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疑不運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

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愛讐  
潤之言。還相嫌疑。使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  
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  
之。衛取。踏卽調發軍糧。堅乃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  
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甄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  
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  
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  
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乃前入。至  
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誌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

衛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鄴之間堅擊  
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時年三十七堅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衛衛復表賁爲豫  
州刺史自有傳堅四子策稚翽匡稚旣稱尊號謚堅曰  
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舉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  
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勇吳景時爲丹陽太

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與平元年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袁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既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術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

主簿接之常銜恨銜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  
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銜復  
用其故吏劉勳爲大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  
史舊治壽春壽春銜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  
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  
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  
口以拒銜銜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  
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  
銜乞助景等平定江東銜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

關

卷之十一

无君危



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  
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  
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軍士  
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  
酒迎勞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入曲  
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  
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出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

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輩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舍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贛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贛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未幾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勲好，盟勲新得衛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勲攻取之，勲旣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勲衆盡降，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樵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陰襲許昌，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

子與客亡匿江邊，策車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殘唐

凡五人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雍，孫佐，佗，叙，附。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

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槩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踰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蹙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

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宏遣其弟漢宥與都虞  
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  
管中驚擾大破之殺都虞候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  
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漢  
宏遣其將朱褒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  
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  
破越州擒漢宏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  
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  
州觀察使是時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



約攻取蘓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  
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  
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  
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昭宗拜鏐  
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蘓常間  
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  
常唐升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  
杭州爲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鏐乃以杜  
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以沈崧皮光業林甫羅隱爲

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僭稱皇帝  
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  
白銘其衣曰歸義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  
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  
不可遽伐乃屯兵三萬於迎恩門而遣使諭昌昌懼遣  
使犒軍自請待罪鏐乃還兵尋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  
溫等屯香岩石俟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兵爲援鏐命  
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  
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  
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  
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  
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  
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  
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  
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於

淮南鏐破之於軒渚壇奔宜州昭宗詔圖鏐形凌烟閣  
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  
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  
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元年封鏐爲吳王鏐建功臣堂  
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禮  
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  
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  
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  
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

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蕪州。鏐遣其弟鏐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周丘直、何明等。四年，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聊。

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  
行管都統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  
三年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始由海  
道人貢京師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  
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  
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  
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鏐之仲子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

審會越兵攻之。頽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璠。頽母常蔽護之。後頽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頽戰死。元璠得歸，鏐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儒，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璠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盡出管鑰，召元璠與之曰：「諸將許爾矣，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鏐卒，元璠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時璠與諸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子。」

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壘扶元璠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初璠末年左右皆附元璠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璠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元璠嘉歎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民大悅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仁章久用事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璠曰二將事先王又吾方圖其功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士輯睦元璠



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璩自蘓州入見。元璩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璩曰：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位定。元璩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璩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不克而歸。元璩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其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璩避之火。輒隨。發元璩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佑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稱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  
內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  
政兄弟相攻卓儀明朱文進李文進等自相篡殺連兵  
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  
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  
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  
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  
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

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瑋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侖以次立。初，元瑋質于宣州，以胡進思、戴憚等自隨。元瑋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侖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侖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侖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画工獻鍾馗擊鬼圖，侖題詩圖上。進思見之。

知侏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侏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侏於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毘陵。陷關城。擒其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恭帝嗣位。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宋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乾德元年。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

祀遣其子惟濟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具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未幾，道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疆徼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七年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倣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劔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倣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倣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玉亦大梁一布衣耳。倣不答，以書來上。江南平，論功，加倣守太師，拜倣大將沈承禮、孫承佑。

並爲節度使以下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大子惟濬。平江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金銀錢幣御器香藥犀象珠貝。以億萬計。車駕幸其第。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輿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

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盪  
皇靈。而乃執圭來朝。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愆爲羣后  
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劔履上殿。書詔不  
名。以倣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濟  
齋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  
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又數詔倣。與其子惟濟。宴射苑  
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倣。倣拜謝多。令內侍掖起。倣感  
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倣與  
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倣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至未

幾令假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謂假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假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朝也。」假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詳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假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假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假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倣來朝。對於崇德殿。宴倣於長春殿。令劉錕李煜預坐。倣所貢視太祖時有加。又嘗召倣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倣。倣跪飲之。其恩待如此。會陳洪進納土。倣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異天慈之從欲。近蒙朝廷。賜以劔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僱。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

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  
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後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  
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俶再上表言臣慶遇承平  
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  
覺滿盈丹青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  
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  
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  
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  
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賓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

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甚焉不勝大願謹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觀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

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詔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卽以禮賢宅賜之子弟將吏並爲節度使禮貌隆盛冠絕一時八月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百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知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露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

會劉繼恩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  
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  
頓首謝還京策勲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  
卽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八年表請解  
元帥職名詔可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  
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又被病詔免入拜  
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  
廷遣使賜生辰噐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  
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訃聞上爲輟朝七日

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  
俶世有吳越之地。歷百餘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  
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諸子皆童年。召  
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  
盛。近代無比。性尤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  
茵褥皆用紫纒。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尤工草隸。  
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草書頗佳。可寫一二紙進來。俶  
卽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

綠象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做所上乘輿服  
物器坑制作精妙每遣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  
恭慎如此子惟濟惟治惟演惟灑惟潛惟濟惟澶皆至  
顯官而惟演尤知名自有傳

附騶佐

越

凡一人

大夫文子禽種

文種字子禽甬東人爲越大夫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  
於會稽之上喟然歎曰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姜望重耳奔狄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  
不爲福乎王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  
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夫謀臣與爪牙之  
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  
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能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  
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



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屬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遂入臣於吳七年而後返國卧薪嘗膽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

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句踐乃以兵事諮蠶。而舉國政。屬之種。種日夜拊循其士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卒滅吳。稱霸者。種蠶二大夫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

共三十二人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皎與附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阻險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率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並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瑜皎與最知名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惟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樞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陽長。無錫人顏連爲若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卒。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出濡湏。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

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  
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  
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  
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  
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  
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讓  
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  
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惟  
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深相結。後呂

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征虜。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荆州底定。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因除。

吳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

夏間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四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孫賁字伯陽，父羨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臧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

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衛。值衛  
借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不就。弃妻孥還江南。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勲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  
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到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  
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翦嗣。

鄒宇公。字元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  
鄉侯。在郡中。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爲  
統帳督。時太常潘潛奉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

獄濟嘗失變。杖置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濟猶不聽。  
鄭謂濟曰。舒伯庸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庸  
又有奉國爲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望。  
中州士人。必問仲庸。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燹於爭。何  
如。濟意卽解。燹卽解。濟都遷。夏口爲中督。威遠將軍所  
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于苗嗣。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孫輔字國儀。貢弟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象討丹  
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造

設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  
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  
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  
相聞事覺惟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暉昉皆歷顯位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河附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  
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  
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

河馳赴宛陵，青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道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張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詔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四食曲。阿丹徒二帶道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

軍權爲吳王選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詔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場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議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歆悅曰吾父不見公禮不罔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孫桓字叔武河之次子也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封惟常稱爲宗室顏淵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蜀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蜀師遂敗桓斬上堯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耶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

備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子烈封贈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面折不爲用。勒怒罵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聚因罷出。勒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勒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勵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回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舩。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舩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杆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樞者以爲  
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樞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  
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  
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樞令東占且  
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  
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人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  
四十九樞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  
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樞內養於

官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紀附

朱治字公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蕪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衛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毘陵爲奉邑。置長吏。

征討夷越。佐定東南。會截黃巾。徐額等黃武元年。封是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章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宴饗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

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鴻業，攬結英雄，肩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不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彼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膏，啖虎狼之

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夫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  
服惟取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支書治  
領四縣租稅而已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奸飯亦以年向  
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父老故人莫不詣  
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  
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

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  
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



者以才少處禁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  
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逐其  
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  
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樞以  
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  
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具  
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樞同書學結恩愛至樞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以從定荊州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蜀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蜀兵敗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稚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卻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稚遣潘璋、楊粲等解其圍。粲等遲回未敢進。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勵士卒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姚泰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富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相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斷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典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

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敗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議。臣先言責。臣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如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維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

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中校尉。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  
住立辭而不當然卒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  
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  
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破之於前足下乘之  
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  
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  
績遂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  
驛得不度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太平二年拜驃騎將

軍時孫琳秉政大臣疑貳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隙乃  
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闓宇將兵五千  
增白帝守以涪續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自  
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  
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續以五屬中表遷爲施氏建衡  
二年卒

丞相陸伯言遷

陸遜字伯言九江都尉駿之子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  
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



於康子續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始仕幕府  
歷海昌都尉并領縣事會稽山賊潘臨所在毒害歷年  
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  
軍屯利浦權以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  
雄基時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  
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禕受曹操印  
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  
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弱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遂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遂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遂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盛稱功德。

樂自傾盡羽覽遜書有議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  
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至卽克公安南郡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  
吏及蠻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  
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  
或未得所遜疏請普加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  
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  
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  
璠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異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璠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乃勅  
兵士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毛解土崩死者  
萬餘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破豈非天邪加拜遜  
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備住白帝諸將覲  
表言備必可禽請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爲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  
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嗣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  
權每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  
以印封行之七年曹休入皖假遜黃鉞權親執鞭見之  
已而大破休走諸軍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  
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  
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在外乃  
心於國屢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咨遜遜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剛河渭可平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管護支黨感慕來歸者傾財帛周贍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起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言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疾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自有傳。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徐琨富春人。堅之甥也。少仕州郡。去吏隨堅征伐。拜偏

將軍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擊走笮融劉繇功皆多於諸將策表現領丹陽太守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子矯嗣封討平山越拜偏將軍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弟景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



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郡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遂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禍福齊遂送上印綬出合請降賊帥張雅詹疆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疆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乃住軍觀變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起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賊

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馮洪明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以爲聲援。齊慮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乃分兵留備，進擊明等，轉戰而前，勢如破竹，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五屯皆破，復立縣邑，料出積兵萬人，拜爲東平校尉。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黠，歛而歛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  
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  
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  
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數百人四面流布  
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  
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  
軍因是得上大破僮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表  
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黥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  
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被命詣所在及當還

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轎車駿馬罷坐任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命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勩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往

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閉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偏將軍駱公緒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

人猶在也。統曰：不飲，增母恩，故不顧子事，嬾母甚謹。時饑荒，鄰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黽黽不以我何心，獨飽。姊曰：誠知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嘉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勸求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

問其燥濕加以審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慕  
美懷效報之心禮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  
千人是時征後繁數重以喪瀉民戶損耗統上踴曰臣  
聞三國者以揀選上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  
奇貴世祿爲封爵盛財預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  
福由民殖德俟民及美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  
祚保單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寡后非衆無能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  
強敵未殄海內未艾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

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犯加以殃疾死喪之災郡縣荒虛  
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  
此之日心若焚燼思辱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  
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  
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  
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貨財傾居行賄不顧  
窮盡輕剽者則迭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極愁極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  
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食兵亦多棄子天則  
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  
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  
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  
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至陵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  
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  
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  
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  
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  
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  
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太子太傅吾孔休黎

吾黎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黎爲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遷長史。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奉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舡縶絕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舡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舡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舡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舡重必敗，粲曰：「舡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還會稽太

守舊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黎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黎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佖討平山。越人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官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誅由此爲霸竺等所講害，下獄誅。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

父柔附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奔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竒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封華陽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蒙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大守，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耀於閭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

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僥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

染牲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惟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惲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 祺 肘

吳景。吳郡錢唐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爲婚。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



爲劉繇所迫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爲督將中郎將與孫策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策遣景往壽春報術術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僭號又不納策言景委郡東歸策復以爲丹陽太守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建安八年卒於官二子奮祺奮授兵爲將與祺俱積軍功奮封新亭侯祺都亭侯

吳越 共二十二人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馬綽餘杭人。性淳直。相以忠節自許。初與錢鏐俱事戴昌昌。使鏐閱部伍。亡其名籍。鏐因歷唱之。存亡健悴者皆無遺失。綽密謂鏐曰。老子忌猜駭。公強記富必相圖。乃以白紙數番授鏐。若代軍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其妹歸綽。綽亦隨董昌於越州。昌僭號。綽弃家先奔於鏐。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垂門之功。鏐尋命元龜納綽女。是爲恭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陳州刺史。奏授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

潤州刺史杜騫雲校

建思建子附

正後字騰雲新城人少修父業唐末盜起乃糾集義兵以扞鄉邑乾符間杭州黨諸縣鄉兵各千人校爲東安郡將後更爲武安營與臨安董昌錢塘劉禹安阮結富陽闢大宇監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董昌爲長錢鏐副焉鏐功業寔盛光啟三年天子拜鏐杭州刺史校謂諸子曰成大事者此人也遂傾心歸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後推薛朗爲帥鏐遣校與成及阮結討之敗其將李君暉拔常州奉寶歸

於杭天子拜稜常州刺史稜遂屬其兵於諸子建思附於內建徽禦於外建孚則經度於季孟之間皆以雄武稱大順二年鏐以楊行密數侵邊境命稜築東安城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爲城環城以池越十月而訖事天子以鏐爲鎮海軍節度稜爲副使乾寧二年鏐討董昌昌乞師於行密行密遣田頔安仁義率萬衆來攻東安稜嬰城自守城中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禱之泉立至淮人樓櫓翔空矢石交進稜憑城施武斃淮兵於城外者千數濠塹爲赤其黨敗散於是紫溪保城建寧靜

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日其井曰杜公井自是羣寇無圖南意。年鏐得減昌天子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稜善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攻婺鏐遣稜救之仁義稜兵攻睦亦不克稜後爲潤州刺史卒初孫儒爲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隸中軍號武勇都稜疾中審覈於鏐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稜觀武勇將士終非所畜願以土人代之鏐不聽及徐縉等叛思其先見命使祭之後以子建徽賞贈太師。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顧全武餘姚人。事錢鏐爲武勇都指揮使。將兵救嘉興。破其三寨。還守西陵。將圍董目。乃先取餘姚。降其令袁。邠遂引兵克昌禽之。越民惟呼動地。先是蕪州告急。鏐命全武捨越赴兵。全武曰。越固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至是取越。乃航海至嘉興。而淮兵圍其城甚急。全武一鼓破其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遂乘勝取蕪州。拔松江下無錫常熟華亭諸郡縣。而秦裴者守崑山不下。力屈乃降。全武有之時稱長者。

左執法吳取仁公約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之八都既建派而分者爲十都公約其一也初以勇騰智略爲郡邑推洎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授西桂鎮遏使從董昌禦巢於西部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硤石爲副兵之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錢鏐之破越也公約以驍果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肅政臺長俄而劉浩平錄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寇據姑蘇斷朱方諸軍糧道鏐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管招討使九月統師

自金陵返旆南討明年春克吳苑竟還軍功以本都歸  
鏐益嘉其忠節兼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  
使冬淮寇侵擾合諸軍扞禦疆域屢挫賊鋒遷大冬鼎  
改秋曹民部二尚書遷左執法自始至末薄於進取所  
有必以分散士衆爲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  
士入則訓誨子弟乾寧四年卒

檢校太師兼侍中成弘濟及

成及字弘濟錢塘人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  
賊逐齊寇聲名遂振乾符間八都寢盛聞人字卒而及



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卽席奮劔將犯鏐。及舉胡。牀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克本州防禦。副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蘄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應檢郭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聞及府庫私寶。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

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富貴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軍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郊。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聞。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必爲之釋。其寵遇如此類。累勅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少子強勇不與諸昆弟類稜爲常州刺史建徽代爲武安都將稜爲淮人所逼建徽馳赴之城已拔被虜及稜歸自淮南建徽軍中嚴整無改稜制稜甚稱之稜將沒散家財於諸子惟授建徽一劍曰此吾歷任所乘者獨汝能傳之徐綰叛鏐於杭焚梅城郭建徽自新城以本都之兵馳赴難因命守禦綰等已攻內城聚木將焚北門建徽使以火鈎取其木先焚之木不得聚賊計遂沮或勸鏐渡江保會稽建徽按劍叱

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閉  
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矣建徽曰孫  
儒之難王嘗有恩於楊公令徃告之宜有以相報鏐遂  
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審且以子元璋性語在鏐傳睦州  
刺史陳詢不順鏐命鏐以建徽與詢姻婭疑之使馬緯  
伺其意建徽曰陳氏背義自貽覆族建徽既姻婭因慮  
見疑然累書諭之而不見聽皇天后土苟或鑒照方明  
此心爾俄有睦吏降持建徽所貽詢書至皆勸戒之詞  
鏐嘉歎久之兄建思嘗諳其畜兵仗爲異圖鏐使索之

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食不顧，使者以聞，鐔感悟，益加殊待，每會必指之曰：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子孫昆弟，朱紫車馬盈門，而性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物輒散鄉里親族，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鐔弟鏐，救姑蘇，與敵遇，遇河梁，斷輹，馬徑渡及岸，而馬蹙蹙之，號曰馬塚，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輿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仕吳，越歷四王，檢校太師左丞相，以漢乾祐三年卒，贈

太師，謚威烈。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鮑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宜公防之裔後適吳越君福性純厚有膽氣從軍以驍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鏐曰向明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姑從之君福終拒焉伺守者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周本守信州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卽遁梁貞明四年君福從錢球攻信州

斬淮將呂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周本僮以身免任衢凡  
三考元雍領青海節辟爲副使後判湖州奏授洮州刺  
史保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晉天福五年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修遜

修遜少寡言語總軍整肅累官上直指揮使陞衢州刺  
史開運四年爲戍將護李孺贊於福州孺贊叛修遜殺  
之傳首錢塘周顯德三年修遜從吳程攻常州以應世  
宗之師至宋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後爲上直諸  
軍都鈐轄使同叅丞相府事卒

蕪州刺史曹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曹圭仁和人。家臨安。父信由歙歸杭。爲臨平鎮將。圭之  
將生。信夢人謂已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  
圭少有膽勇。乾寧中。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其  
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  
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城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  
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蕪州刺史。開平中。淮人復圍姑  
蘓。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得執者。咸縱  
視之。圭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終於蕪州。師魯彰



短小而多智。鏐嘗稱曰：今之晏嬰人，因號爲曹晏嬰。

### 丞相曹安成仲達

曹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僚隸等。又日令運甕，圭在姑蘇，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親迎，途由杭州，錢鏐見而奇之，以妹僂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元璿襲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佐嗣。元璿仲達復攝政事，時大賚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輒大譟，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仲達性仁厚，好施。

食不兼味元璿重之常呼丞相而不名卒謚安成

管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吳敬忠於潛人嘗從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及鏐出兵助准人討田頵敬忠每先登陷陳梁太祖既封鏐爲吳越王而敬忠以積功亦受梁封正國功臣浙西管田副使累封太師兄順以功授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訢爲太傅八子在本國皆貴顯

戶部尚書阮結

阮結錢塘人中和間以八都兵從錢鏐討劉漢宏功多

授散騎常侍。又征常潤二州。披羽先登。克其城。捷上。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

高費州彥

高彥。海鹽人。少諳韜略。有膂力。善戰。每從鏐征伐。多顯功。及鏐開國。爲吳越王。奏授彥湖州刺史。彥性淳厚。居職十餘年。爲政簡便民。甚宜之。後奏領費州刺史。卒。

僕射朱蘊之行先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燕頷虎頭。猿臂。善射。人稱小由基。每從高彥征討。累功。歷親衛都指揮。靜海鎮遏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封佐正匡國功臣功名  
福澤略與高彥等以壽卒

越州都指揮使屠寶光瓌智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曷擊之後大父某  
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爲海鹽人生而姿貌  
偉杰鷹揚虎視少負勇略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黃巢  
智仗劍從之時以籌畫進遂與幕府謀議董昌僭號智  
首勸討賊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  
王弟鎮自海道救嘉禾生擒賊將楊勝等二十餘人計

功得中上。遙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瞿州刺史陳岌叛。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將及內城。刺史高彥聞之。遣子涓與智同赴難。涓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急。何以吉辰爲。智按劍而起曰。違主之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涓直抵靈隱山賊壘。賊勢甚盛。合圍數重。二人自朝戰。至於日晡。身箠百處。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馬上刃之。矢盡援絕。爲賊伏兵所害。王念智徒步從。戎卒死圍。

難以衣冠歸葬於海鹽縣智嘗有詠志詩曰輕身都共  
義殉主始爲忠至是竟符其識云

吳越丞相元明遠德昭 父仔倡附

元德昭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爲  
易今姓仔倡常命日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  
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曰爾才可爲王侯相因授以文體  
元瓘襲國教令之任頗缺林甫薦之元瓘與語謂罔曰  
德昭有輔弼之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後事佐晉  
開運三年用師南閩兵機要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周

顯德二年用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憐其忠力謀得不死六年與吳延福入貢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乾德五年以吳越丞相卒贈太保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爲通儒院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爲淮南節

度使、倣薦其才、擢衛尉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